

多元文化交错区传统民居建筑研究思辨

A Speculative Study on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Multicultural Crisscross Area

[孟祥武] Meng Xiangwu^{1,2}

[王军] Wang Jun¹

[叶明晖] Ye Minghui²

[靳亦冰] Jin Yibing¹

作者单位

1 西安建筑科技大学建筑学院 (西安, 710055)

2 兰州理工大学设计艺术学院 (兰州, 730050)

收稿日期

2015/04/17

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

(51568038, 51378419, 51208419)

教育部人文社科基金项目 (14YJCZH108)

摘要

针对目前学术界对典型文化区域进行研究较为成熟而对多元文化交错区的传统民居建筑研究不足的现状,对理论上的传统民居建筑研究、传统村落研究以及实践上的传统民居发展研究现状进行反思,提出相关部门应该对多元文化交错区的传统民居建筑加大关注力度,着重对其传统民居建筑的发展与演变机制进行研究,厘清以传统文化为支配的传统民居谱系之建制,以期还原中华传统民居建筑的完整风貌。

关键词

多元文化交错区;传统民居;谱系;传统文化

ABSTRACT

In view of the present academic research on typical culture area is relatively mature and insufficient research on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multicultural crisscross area, reflections on the present status of theory and practice of traditional dwellings and traditional villages, then proposes that relative aspects should focus on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in multicultural crisscross area intensified, especially to research on the development and evolution mechanism of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to clarify the traditional dwellings spectrum organization with the traditional culture as the dominant aspect, and to restore the full view of Chinese traditional dwellings.

KEY WORDS

multicultural crisscross area; traditional dwellings; spectrum; traditional culture

2014年夏季,笔者在调研陇南地区传统村落的过程之中,发现按照现有的民居建筑谱系对陇南地区的传统民居(图1~3)归类是一件十分困难的事情,因为找不出非常准确的、已经存在的学术称谓。如果按照甘肃省域对传统民居冠名,在学术研究上会有失偏颇,根本原因在于甘肃省本身就是一个多元文化交错区,在学术研究之中并不具有典型性。而陇南地处陕、甘、川三省交界,历史上更是受到川蜀、荆楚与中原文化的多重影响,建筑风貌表现出叠加式与拼贴式的折衷性。因此,陇南地区则变成了边缘之中的边缘。

反观中国传统民居建筑研究的现状,发现对于中国宏观上的区划已经较为成熟,有行政边界区划、自然地理区划、文化景观区划等。而传统民居建筑作为人与自然之间的连接体,受到各种区划分界的影响。早在20年前就有学者提出人文背景区划以及构筑形态的自然区划^[1-2]。事实上,传统民居建筑是人类基于自身生产与生活实践,体现在时间与空间上的,人类文明与自然相结合的复杂客观事物。按照图谱的方式以区域在地图上进行线性划分都是一个概率问题,二维(区划图面)与多维(真正在大地上生活的人类建筑空间)之间叠加只是存在大概率的交集罢了,因此不能简单地把区划分界线理解成为客观

存在的区划裂隙,而是应该将区划界线理解成以线性向周边辐射的多元文化交错地带,是几个典型区划之间的交集。这样一个区域内所囊括的文化内容更加多元、更加丰富,以致于以某种特定的文化因素无法将其进行准确区分。因此,只有在以典型文化分布区域划分的基础上对其进行亚类再划分,将多元文化交错区的传统民居进行再深入研究,方能厘清其周边以传统文化形成权力支配下的谱系演进机理。

1 民居建筑研究思辨

1.1 民居建筑研究现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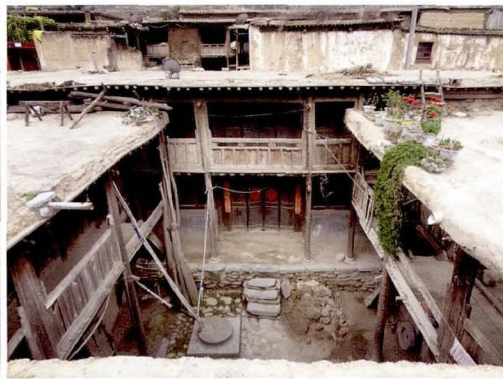
有学者对于传统民居从1930年代开始至今近80余年的研究进行了综述。陆元鼎先生在2007年发表的《中国民居研究五十年》^[3],对前期传统民居的研究给予了全方位的概括以及对未来研究趋势发展的展望,同时也提出了研究的不足:民居理论研究中存在比较艰巨和困难的是民居史的研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在“十一五”时期曾经组织出版了18本以省域为单位的地方民居丛书(以行政区划为背景的传统民居研究)。然而在现今研究不断深化的情况下,对于建筑本体共性特征的研究成果已经无法支撑一个“文化区”为背景的“地区



1 陇南康县岸门口镇朱家沟民居



2 陇南礼县白关乡太塘村民居



3 陇南宕昌县王院村民居

性”研究，因此省域之间传统民居的关系研究应该是细致化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民居的地方实践活动：传统民居理论研究如何为现代化、少数民族和地方特色的新建筑服务；如何为新农村建设服务。这个问题是现在仍在困扰学界的重要研究问题，很多都是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建设。因此陆先生在2011年又强调了民居建筑研究的重要性，建议有办学能力的大专院校设置民居建筑学科，并且给出了该学科设置的意义及研究的具体方向，以加大对传统民居建筑的研究^[4]，力图从最大量的传统民居建筑宝库之中获得解决以上各种问题的智慧。

1.2 民居建筑研究的发展趋势

事实上，理论界也逐渐开始注重民居研究的发展趋势及对现今社会的作用，一年一度的民居学术会议就是民居专家与学者对过去一年中民居建筑研究的总结与评判^[1]。研究这些综述文献进行归纳可总结出如下特征：1) 从研究的范围上来说，民居建筑单体的研究向两极发展：一方面在宏观上，由村落向区域聚落整体进行拓展；另一方面在微观上，从建筑本体特征深化到组成因素的分项研究，如营建技艺专项的研究。2) 从研究运用的方法上来说，建筑学科的研究方向越来越重视多学科、多维度的交叉与综合研究，在当下生态安全的背景下重视人居环境科学的综合方法的应用，在人文传承背景下体现在民居建筑研究的进化论、传播论以及社会关系等方法的运用。3) 从研究的背景上来说，

其实更加注重的是传统民居的研究如何为当代社会服务的问题：①基于国内所处的生态环境恶化的背景，建筑学科注重运用人居环境科学理论总结传统民居的生态智慧以及对传统民居进行生态改造（绿色建筑技术的运用）；②基于国内所处的快速城镇化背景，建筑学科对于传统民居面临消亡的境地，从传统民居保护以及传统民居更新改造等多途径探讨多元文化组成的中国乡土建筑；③基于中华文化遗产的背景，以农耕文明下的传统乡村为基点，力求探寻出符合中华文明可持续发展的途径。

1.3 民居建筑研究的不足与拓展

在民居谱系研究方面，既有的中国民居研究体系中，以建筑特征、地域文化特征为基础建构的民居建筑谱系和研究框架已较为成熟。第二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2014）之中着重提出了同济大学李涪团队从营造技术层面切入，以用尺制度为出发点展开探索。研究通过构建营造“尺系”，建立营造体系基本框架，以厘清匠派体系，实现谱系建构与区域划分的研究目标^[6]。

其实更大的改变是面对原本理论研究滞后于实践建设的现状，理论研究更加关注传统民居建筑地区性的特征与生成机理研究，注重现代建筑学设计理论与传统地区营建理论相结合。学院派也逐渐走出一条理论联系实际的道路：如华中科技大学李晓峰在其博士论文中分别从社会学、人文地理学、传播学以及生态学探讨乡土建筑研究的方式方法^[6]。

随后又通过对具体的地域案例的剖析与实践对于“地域性如何阐释？”这个问题做了思考^[7]。同时，昆明理工大学王冬组稿的2014年第6期《西部人居环境学刊》对于这个问题进行了充分的诠释，并且将营建实践的经验上升至方法论的研究层面。西安建筑科技大学的王军几十年来，坚持在西部乡村人居环境研究的第一线，洞察中国乡村、乡土建筑面临的诸多变革和发展，探讨出一系列符合当地乡村发展的传统民居营建模式^[8]；穆钧在基于对生土这一乡土材料的再认识与研究基础上的改良对贫困地区的乡村与灾民进行了适宜性建筑设计的营建，促使业内对本土营造的重新认识^[9]。这些学者对地方民居建筑的研究从不同视角进行再理解以及对设计与方法的运用、尝试都在为传统民居的整体呈现与外延发展做出了贡献。并且也都在积极呈现理论如何与实践进行充分结合的方式方法上进行不懈的努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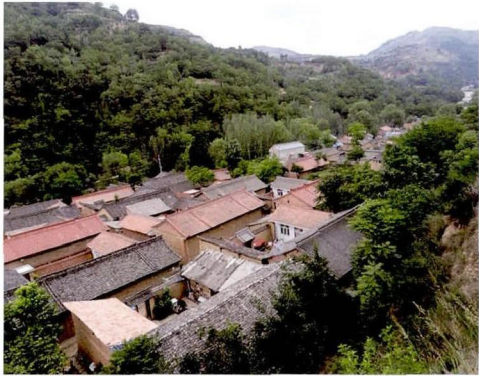
2 传统村落研究思辨

2.1 传统村落谱系研究面临的问题

纵观近年国内乡村建设的历程，从2005年的“新农村建设”到2014年的“美丽乡村”，在这10年间传统乡村的数量在不断减少，缺乏传统文化认知的、讲究建设时效的新农村遍布着祖国的大好河山。在此背景下，由住建部、文化部、财政部和国家文物局发起并组织中国传统村落评选，分别于2012年10月、2013年7月和2014年



4 陇南康县岸门口镇朱家沟村



5 陇南礼县白关乡太塘村



6 陇南宕昌县两河口乡王院村

建议基于文化作为第一重要因素建立中国传统乡村聚落谱系，并把全国划分为4个大的片区：汉族、民族、民系以及混合片区。这种谱系的建立对全国传统乡村数量不断的增加有极为现实的意义，会形成一个较为清晰的传统乡村文化知识理论框架，让科学研究者以及政策规划者有据可查，做到对症下药。但是罗也提出了这套划分方式的不足之处，比如在每个片区的交界地带，都会存在一些难以明确归类的传统村落。对于这些传统村落，我们需要加强它们与两边腹地的典型村落的对比研究——这不但会使各自的特点都更为凸显，也将会使中国传统村落的谱系更为完善^[11]。同济大学常青在基于快速城镇化背景下对于乡土建筑进行研究之后建议厘清风土建筑在各地域的分布、谱系和类型，并强调只有做好前期的基础理论研究工作，才能把握保护与再生的研究方向和工作重点^[12]。无论是传统村落还是风土聚落的可持续发展，学者们都强调了理论基础研究的首要性。然而这些基本构成之中都离不开传统民居建筑这一重要组成单元，因此传统民居建筑的再深入研究是大前提，而在类型与谱系的划分之中，更大的难点在于多元文化交错区的划分²⁾。

2.2 多元文化交错区传统村落风貌的主体

评选一个乡村能不能入选传统村落，要从聚落、建筑和非物质文化遗产这3个因素来考察³⁾。反观传统村落遴选的标准，发现前两项指标之中传统民居的留存数量与质量对是否能够成为传统村落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而对于多元文化交错区来说，相比较已经入选的传统村落而言其传统典型建筑的留存量更少，留下的是更加大量的保持传统风貌的普通民居。如在陇南地区，大多数乡村聚落的民居大多为1970-1980年代所建，谈不上“古”，更谈不上“典型”。这也提出了对下一步传统村落遴选标准再完善的要求，是否对这种看似不典型但是传统风貌较好的村落加以关注？因此，可以发现在多元文化交错区之中，传统民居是形成其传统风貌的主体因素。由于多元文化交错区多半是处于历史上交通不便的地区，因此那里的传

统民居受到典型文化影响有限，很难有所谓典型的名门望族的宅院存在。在那里，原住民多是传承祖先的传统营建技艺，以农耕为其生活根本，所居住的住宅更加接近于原住民生产与生活的住居原型，而由这些住居原型所组成的传统村落则体现着原生态的传统聚居社会之构成。也正是因为普遍存在的原因致使这些地区的传统民居建筑无法得到应有的重视，处于“散落乡间无人识”的尴尬境地（图4-6）。

3 传统民居现实发展思辨

3.1 传统民居可持续发展现状

保存较好的传统民居建筑多数以某某大院的博物馆陈列方式存在，彰显着某个历史名人或是某个家族在一个地区的辉煌历史。而像平遥、丽江等保留整体风貌的风土民居聚落则彰显了一个地区人民历史创造经久不衰的生命力。虽然以整体保存下来的传统民居与聚落越来越少，但是从一个侧面则反映了普通的传统民居建筑发展不能脱离实际生产生活的需要而存在。那么注重传统民居建筑在现实社会之中的发展就显得十分重要，并且这些作为个体的普通传统民居与其聚落之间的依存关系会在更长久的时间内体现其价值与意义。然而现今却存在几种现象：1) 注重传统民居更新与改造的背景之下，越来越多的乡村聚落整体被改造成一种“类城市社区”的现象，简单地将城市化发展模式套用在乡村建设之中，不但漠视了作为中国农耕文明体系下乡村文化的多元性，而且实际上对原有乡土聚落文化确实造成了破坏。2) 保护下来的传统民居不知道如何发展与利用，多方参与者持有不同的意见。作为政府部门对传统民居进行价值评判认定的予以保护，但是同时居住者觉得舒适度不够或者由于经济实力有限而不能进行有效地维修与保护。这样的状况可谓现今普遍存在于传统民居建筑保护与发展之中，也是一直以来困扰学界的一个复杂的社会问题。

3.2 传统民居建筑“地区性”研究的重要性

能否将林林总总的试错行为归结为对一

9月各进行了一次。三批入选的村落，分别为646个、915个和994个，总数为2555个^[10]。从遴选的数量可以看出，国家对传统乡村面临消亡的担忧，最急切的目的是先把一些有传统风貌的村落以国家保护对象的名义保留下来。

然而，大量的乡村在保留下来的同时又面临下一个问题，就是如何对待。有没有适合这些传统村落统一发展的模式存在？从中国不同地域与不同文化下的传统乡村各异的现实情况来看，这样一个问题的提出可能首先就是错的。现在能被接受的想法是在研究各地区传统乡村发展模式之前应该首先对这些传统乡村进行深入认知。清华大学罗德胤

个区域内的传统民居建筑“地区性”特征研究的缺失以及对于理论模式指导意义的漠视呢？这个答案未必肯定，但最起码接近。一个地域之中的传统民居“地区性”特征是在对一个区域传统民居长期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客观总结，这些成果是对民居建筑群体特征形成、发展机理研究的基础之上而形成的。只有对一个地区的传统民居的“地区性”进行多维度的系统认知，才能够对这个地区的可持续发展做出较为正确的答案。而对于多元文化交错地带的“地区性”的研究理论可谓凤毛麟角，因为在理论研究之中，很难以定性的说明阐释方法将其混沌性、模糊性描述清楚，并以折衷性的概况言论加以简单总结。因此在传统民居“地区性”的研究之中，过多地注重了地域之中的典型建筑个体的研究，缺少普通民居建筑群体以及其与典型民居建筑之间关系、甚至是演化与转变的脉络的研究。在学术界，现在对于传统民居建筑的研究已经基本完成了典型性民居谱系的建构，下一步则应该对于这些以典型性民居谱系为“域”，对“域”与“域”之间的形成机理进行深入的剖析。在这一方面，相对于其它学科对“地域”持续不断的探讨以及多样全面的认知，建筑学界对“地域”的认识则显得局部、片段、单一和混乱^[13]。因此建筑学科应该拓宽自己的视野，面对区域内以及区域之间的复杂性给予关注，应该基于对一个域内的传统民居形成机理的系统研究，而非简单地分析其域内传统民居应对自然与人文的单一应答设计原理，要从多学科综合研究的角度出发，反复比较域内传统民居建筑的相同点与差异点，反推普通传统民居如何转变、演进到典型民居的机理所在，从而形成传统民居建筑研究的多元方法论。


4 结语

作为多元文化交错区的传统民居研究，无论是在理论层面还是在实践层面都有其特殊价值。

在理论层面上，首先在完善传统民居建筑研究层面上，多元文化交错地区的传统民居建筑类型更加复杂，如果能够厘清这些地

区与周边典型文化地区之间的发展脉络关系，则在更深的理论层次上能够明确民居建筑发展与演变的机制；其次在于传统村落研究的层面上，传统民居建筑作为传统村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留存数量的多寡、留存质量的优劣都直接影响到是否能够准确建构传统村落谱系的关键。最后在于研究方法论的层面上，辩证唯物主义提供了诸如“大历史”与“小历史”以及“大传统”与“小传统”⁴⁾^[14]，沿着这个思路可以看到“文化核心地带”与“文化边缘地带”，有了“典型文化区”也就形成了“多元文化交错区”的复杂地带。缺少哪一个方面的研究，对于整个系统的建构就形成了缺环。

在实践层面上，现在的传统民居面对着城镇化、传统文化复兴以及生态发展等诸多现实发展压力与机遇。而中华文明是以农耕经济为背景的文化系统，与西方国家发展历史不同，中国无法走农业的产业化发展路线，也就无法简单仿效国外的成功发展与转型经验。众多的传统村落传统文化受到城镇化发展巨大冲击的背景下得以保留，但是保留的目的不可能将这些传统村落束之高阁，以博物馆的形式供后人瞻仰，而是让这些传统村落根据自身的特性寻求符合自身发展要求的模式。对于多元文化交错区的传统民居与聚落而言，首先对其进行正确的评价就非易事；其次对其形成机理的研判则更加扑朔迷离。迄今为止对于这些传统文化交错地带没有一个适用的评判系统，这也是一直以来对多元文化交错区缺少系统研究造成的。

诚然，多元文化交错区相较典型文化区显得特色不足，然而二者就如同国画山水当中淡彩与重彩的关系，重彩起到画龙点睛的作用，而淡彩让整个画面显得更有层次与内涵。如果只用重彩，画面会变得不和谐；如果只有淡彩，画面则显得无主题。二者相互依存，相得益彰。因此，对于国内典型区域传统民居谱系建构已经十分成熟的现状，学界应该对多元文化交错区传统民居建筑的研究加大关注力度，只有如此方能还原中华传统民居之全貌，衬托出中华建筑文化之博大精深。

注释

- 1) 从第十五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到第二十届民居会议，都有学者将当年会议研究进行成果综述，对于民居研究的新动向、新趋势以及还存在的问题加以说明。这些研究综述对于民居建筑学科与学者开展深入研究的内容、方向与方法上都会有很大的借鉴意义。
- 2) 事实上，对于区划的谱系理解都是一个基本概率问题。应该注重的是区划线性分隔区域为核心的发展与演变机理。而不是精确给出一个地区到底属于哪一种文化（基于权重的理解）。
- 3) 聚落指村落选址（连周围环境）、布局，建筑指现存传统建筑，包括历史较长的和历史不长但以传统技术建造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指的是：被各社区、群体，有时是个人，视为其文化遗产组成部分的各种社会实践、观念表述、表现方式、知识、技能，以及与之相关的工具、实物、手工艺品和文化场所。3项都过关的就通过，2项过关的要讨论决定，低于2项过关的就不通过或补充材料后下次再申。
- 4) 美国人类学家 Robert Redfield 在《农民社会与文化》之中，首次提出大传统（Great Tradition）和小传统（Little Tradition）这一对重要概念。在清华大学单军教授的《建筑与城市的地区性》一书的262页，对其针对中国地区性建筑创作而言进行了阐释。对于不同语境下的意义则有所不同。笔者将这一对概念则相对应于典型文化区的传统民居与多元文化交错区的传统民居建造形式。

参考文献

- [1] 王文卿. 中国传统民居构筑形态的自然区划[J]. 建筑学报, 1992(4): 12-16.
- [2] 王文卿. 中国传统民居的人文景区划探讨[J]. 建筑学报, 1994(7): 42-47.
- [3] 陆元鼎. 中国民居研究五十年[J]. 建筑学报, 2007(11): 66-69.
- [4] 陆元鼎. 民居建筑学科的形成与今后发展[J]. 南方建筑, 2011(6): 4-6.
- [5] 魏峰, 郭焕宇, 唐孝祥. 传统民居研究的新动向——第二十届中国民居学术会议综述[J]. 南方建筑, 2015(1): 4-7.
- [6] 李晓峰. 多维视野中的中国乡土建筑研究：当代乡土建筑跨学科研究理论与方法[D]. 南京：东南大学, 2004: 12.
- [7] 李晓峰, 谢超. 地域性如何塑造——以汉江上游移民村营建为例[J]. 华中建筑, 2015(1): 149-155.
- [8] 李钰, 王琪, 胡春霞. 西部乡土践行：王军教授访谈手记[J]. 建筑与文化, 2014(6): 68-70.
- [9] 穆钧, 周铁钢, 万丽, 等. 授之以渔 本土营造——四川凉山马鞍桥村震后重建研究[J]. 建筑学报, 2013(12): 10-15.
- [10] 抢救中国传统村落[EB/OL]. 瞭望观察网. [2015-02-18]. <http://www.lwgcw.com/NewsShow.aspx?newsId=37303>
- [11] 罗德胤. 中国传统村落谱系建立刍议[J]. 世界建筑, 2014(6): 104-107.
- [12] 常青. 风土观与建筑本土化 风土建筑谱系研究纲要[J]. 时代建筑, 2013(3): 10-15.
- [13] 王冬. 乡土·地域[J]. 西部人居环境学刊, 2014(6): 卷首语.
- [14] 单军. 建筑与城市的地区性：一种人居环境理念的地区建筑学研究[M]. 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 2010: 262.

图片来源

文中图片均为作者拍摄。